

荆花谣

□王保利

“太行山的春天，总是比平原来得迟些。立夏已过，山下的麦子都抽了穗儿，山上的荆条才慢吞吞地抽出新芽。那芽儿嫩得鲜灵，灵露着水气，带着细细绒毛的五片小叶排成手掌状，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。”

若要给南太行的植被排个座次，头把交椅非荆棘莫属了，漫山遍野，森森然。这是今年第几次上太行山了，已记不清楚。刚入山口，熟识的荆味便飘渺过来。紧走两步，俯身凝视山道边的一丛荆条，眼眸里充盈着爱恋。那叶子绿得极有层次——老叶是深沉的墨绿，新叶则是活泼的嫩黄绿，叶脉清晰得像用笔描过。风一吹，整株荆条就轻轻摇晃，叶子们互相拍打着，发出细碎的声响，像一群小姑娘在交头接耳。

倏地，一抹紫色闯入眼帘，原来是一朵荆花悄然绽放了。荆条叶腋间藏着一串米粒大小的苞蕾，小火炬似的，不经意间便开出紫微微的花，在风里摇头晃脑，颇有些自得其乐的意思。紫色的花瓣呈星形排列，极有章法，花心吐出几根细丝般的花蕊，自有一番风致。你仔细端详，它开得那么小巧，那么认真，又那么典雅。

山风是荆花的闺密，她们一咬耳朵，霎时满山岗的荆花都绽露紫色的笑容。笑着笑着，缬草紫、粉紫色的花海烂漫如朝霞，又似海浪般汹涌澎湃，滚滚而来，好喜欢在此间“沐浴”“冲浪”的感觉。

踏浪而行，再熟悉不过身边荆这种植物，自古就与人类的生活纠缠在一起。《说文解字》中说：“荆，楚。木也。”本义是指一种灌木名，适合编筐和篮子。古代经常用来制作刑杖，引申为刑杖之义。古代妇女买不起金银钗，只能以荆条当钗，后来便出现“拙荆”一词，作为妻子的谦称。

《诗经》里说“采葑采菲，无以下体”，其中的“葑”据说就是荆类植物。屈原在《离骚》中也提到“被薜荔兮带女萝”，薜荔便是荆的一种。古人用荆条编筐篓、制弓箭，甚至搭建房屋。王维写过“荆溪白石出，天寒红叶稀”，虽然这里的“荆溪”未必指荆花，但每每读到，我总会想起太行山上的那片紫色。

山中清冽如井水一般的空气，完全被荆花的香味占领了，你恨不得给肺腑安台马达，加大肺活量。一缕缕淡淡的香气钻入鼻腔，不似花香，倒像是某种草药的味道。你闭上眼睛，调整呼吸，仔细品鉴荆花特别的气味，不是牡丹那种浓烈的香，也不是桂花那般甜腻，而是一种略带苦涩的清香。那香气里藏着山野的粗犷，又带着几分羞涩，像是怕惊扰了谁似的。我常想，这大约就是太行山的气息吧——不张扬，却深入人心，令人难忘。

每临初夏看荆花，淡色微蓝闪紫霞。这让我想起小时候，每到这个时节，我们家属院的小伙伴就满山跑着采荆条。那时的荆条长得茂盛，一丛丛能蹿到一人多高。我们专挑那些柔韧的新枝折下，母亲将采回来的荆条编成小篮子或小帽子。我最喜欢那顶荆条上带紫花的帽子，戴在头上，整个人都轻快起来，仿佛成了山里的小精灵。



一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我们兄弟四人都在上学，割荆条、编荆片的时间只能放在星期天或放学以后做。因我最小，这些活儿基本上都是由三位哥哥承担。星期天三点多钟，哥哥们就揉着惺忪的睡眼，顶着满天的星斗，与其他伙伴三五成群向太行山深处进发。

也许割荆条的人太多，抑或割得时间久了，附近山上的荆条越来越少，自然而然就需走向大山深处，而且越走越远，最远翻山越岭来到四五十公里以外的孤山水库(现在的峰林峡景区)。

当时的生活条件特别艰苦，每个人带上两个干馍，几疙瘩咸菜，吃了啃两口，渴了就着土坑里还飘浮着羊粪蛋的积水喝。经过一天的辛劳，待荆捆得将要抱不住的时候，每个人才用扁担担着超过自身重量的两大捆荆条下山回国。等踏进家门，大多已是在父母焦盼中的深夜。

记得有天深夜，大哥空手回家，进门嚎啕大哭。经询问得知，他在山上真担不动了，就想使巧法，将两大捆荆棘顺着陡峭的山势往下滚，到下边怎么也找不到了，这可是他一天的心血啊！母亲没有责怪他，给他端来热腾腾的饭菜说：“别哭了，快吃饭吧。”

编荆片需要先在地上放两块四指宽半米长的木板，木板上隔10厘米烙一道深凹，然后依次摆上60厘米长的棘棍，接着就把先前捋下荆叶的荆条按长短粗细分组，拿上两三根从左往右隔一压一，进行编织。

编荆片也有学问。粗细不均匀不行，厚薄不匀称也不行，疏密不一更不行。先说荆条的粗细，要挑选一律的编。它是荆片编织质量的基础。为了粗细一律，事先就要把粗的荆条劈成几份，这样才能保持匀称。再说厚薄，在荆条的粗细有保证的情况下，主要得做好两把荆条的接口工作。根据荆条长短，不能让荆头翘在两只棘棍的中间，那样既不美观又不协调，最佳方法是在没编完时就再用另一把荆条压住。

有时，我们为了图省事，就把有些荆片编得稀稀的，夹在一摞荆片的中间。事与愿违，每每编织完毕，母亲都要一只只翻看检查，看看哪个达不到要求，抽出返工重编。正因如此，我家编织的荆片因质量上乘，到矿上几乎都是免检产品，基本上都能卖上最高的价钱。也正是在母亲严厉的监控下，使我们从小在各方面都养成了严谨的作风和习惯，这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受益匪浅。

星期天，我们用架子车拉上十几摞荆片送到王封矿东木厂，经老质检员陈守先一一把关验收，每片大都能卖上1角4分的好价钱。半个月卖上十几元钱，以贴补窘迫的家庭生计。

而后，煤矿用上了钢铁支架，不再需要荆片支护，再加上绿水青山的召唤，人们也不用割荆编筐扎篓了，荆条倒是愈发茂盛，山坡上到处蓊蓊郁郁的，让人看着眼馋。

二

抚摸着荆条，嗅闻弥漫空气中荆棘散发出久违的味道，50多年前割荆编荆片的往事又浮现在眼前。

孩童时代，从父辈的言谈话语中得知，在煤矿采煤工作面，为防止松动的煤矸石掉落，当时就用荆片一层层护着工作面顶部。这样，井下需用大量的荆片，我们家属区便承揽下编荆片的活儿。

在花丛里钻来钻去，翅膀扇得嗡嗡响。养蜂人追着花期走，荆花盛时，蜂箱便排到了山腰上。蜂群嗡嗡的声响，与山风应和着，竟成了一种天籁。放蜂人总在夏至前后进山，蜂箱往荆丛边一摆，不出半月就能割蜜。荆花蜜色如琥珀，味道醇厚，是蜜中的上品。舀起来能拉出半米多长的金丝，入喉先甜后苦，余味倒有几分像枇杷膏。老中医说它能祛心火，山民们却只管叫它“苦甜儿”——就像这荆条的一生，苦里总掺着些甜头。

紫花衬着青山，格外精神。听老辈人说，荆花入药，能治头疼。真假姑且不论，单是看那花儿在风里摇曳的模样，便觉得神清气爽，头疼自然好了三分。

荆的药用价值也不容小觑，《神农本草经》中早有记载，其叶、果、根均可入药。传统中医认为其性温味苦，能祛风解表、化痰止咳、行气止痛，常用于治疗感冒、咳嗽、胃痛及风湿痹痛。在我们家属区，亦用其枝叶煎水熏洗或驱蚊子。

几个外地游客上山，举着相机对着荆花拍个不停。一位扎小辫的小女孩问妈妈：“这是什么花呀？”那妈妈支吾了半天，最后说：“就叫它野花吧。”我听了直想笑。这漫山遍野的荆花，在我眼里，可比那些名贵的花卉实在多了。它喂饱过蜜蜂，编成过家具，支撑过矿洞，现在又成了城里人相机里的风景。

荆枝苍劲野径斜，疏影横斜映晚霞。其叶如掌，其干如铁，虽非嘉木，却自有一番清刚之气。古人常以荆喻贫士之志，陶渊明《归园田居》云“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”，或亦曾与荆丛为伴，取其坚韧不拔之态。

而荆花则素淡清雅，紫穗低垂，不争春色，却暗送幽芳。李白《赠崔秋浦》诗云“荆门倒屈宋，梁苑倾邹枚”，虽非直咏荆花，然“荆门”意象已带野逸之趣。更有“荆扉掩幽寂，花落知多少”之句，写尽山野闲居之趣。杜甫有“野花留宝靥，蔓草见罗裙”之句，那“野花”多半便是荆花。最妙的还是李商隐的“暗暗淡淡紫，融融冶冶黄”，虽不是专为荆花而作，拿来形容荆花的颜色，却是再贴切不过。

太行山的荆花，不似桃李艳冶，却自含隐者风骨，恰似布衣高士，寂寂无言，而清气长存。或许永远不会像牡丹那样被人歌颂，但在我心里，它比任何名花都珍贵。因为它承载着太多记忆——童年的欢愉，成长的艰辛，还有那分对故土无法割舍的眷恋。

最让我难忘的，是荆条的韧性。无论风吹雨打，它总是倔强地生长在贫瘠的山坡上。冬天枯萎了，春天又焕发生机。砍了它，来年它长得更旺。山村里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亲，他们像荆条一样，在艰难中生生不息。

暮色中，几朵紫色的荆花仍在风中轻轻摇曳，像在向我道别。下山路上，我小心地折了一小段荆枝，上面有两朵将开未开的花苞。我要把它带回家，插在窗前的瓶子里。等它开花时，那淡淡的香气，一定会带我回到太行山的春天。

荆花年复一年开着，不声不响，却把整个太行山的记忆，都藏在了那小小的紫色花瓣里。

三

荆条开花时，山便活了，有了色彩。蜜蜂最是喜欢荆花这味道，从早到晚